

# 焚书

# 中华藏典·名家藏书

主 编 李 梦 苏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 总 序

我国古代文明渊远流长,我国古代的藏书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

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是有关图书收集、保藏、研究、流传、散佚等活动的总称。

中国藏书历史悠久,在商周时期已有较健全的王室典册收藏。战国时期,私人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而渐兴。隋唐以后,皇室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四大系统。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政权日趋衰落,皇室藏书停滞不前,书院藏书一蹶不振,而私人藏书却延续乾、嘉盛况,由传统藏书中心江浙地区向南北扩展。随着闭关锁国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先进的公共藏书思想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秘藏、私藏受到冲击;辛亥革命宣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皇室和书院藏书存在的根基,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并在中国近代藏书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便是“仁人爱物”,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地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以仁人爱物

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版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薄,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几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藏书文化在对各种藏书现象的深入研究和综括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历史遗产之精华,灌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养料,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达到更具有时代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挖掘古代文明的瑰宝,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本着这个宗旨,我们历经数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辑了这套《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是从“名家、名书、名本”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名家”指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书院,现当代社会名人、大型公共图书馆等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入选各家均是在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名书”指经过中华文明的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具有各种研究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欣赏价值的名篇名作。“名本”指各书各种遗留版本中最为珍贵的版本,包括:珍本、善本、秘本、禁毁本、内府本、私刻本、残本、足本、抄本、孤本、石印本、绣像本等。确切一点说,出于对读者对象的考虑,对“名书”的选择,偏重于向来不易见到的秘藏本、禁毁本。那

些随处可见的“名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等书，虽然它们的价值、名气更大一些，但关于它们的各种版本、研究考证层出不穷，对于《名家藏书》来说，已没有收录的必要了。

全书共收录名家六十余家，名书七十余部，名本十余种，分资政编、修身编、世情编、传奇编、典籍编、怡情编等六编，洋洋千余万字，二十八部分。按“名家带名书，名书归名本”的编辑原则设“名家导引”、“名书导读”等栏目对“名家”、“名书”作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在欣赏“名书”的同时，对我国的藏书史、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都会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对于部分深奥难懂的古文作品，我们特地聘请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转译成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典藏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是一部适合各种类型读者的书。

由于规模庞大，搜集整理难度极大，参考资料也较为庞杂，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 目 录

## 卷四

|          |   |
|----------|---|
| 杂述 ..... | 4 |
|----------|---|

## 卷五

|          |    |
|----------|----|
| 读史 ..... | 68 |
|----------|----|

## 卷六

|             |     |
|-------------|-----|
| 四言长篇 .....  | 100 |
| 五七言长篇 ..... | 101 |
| 五言四句 .....  | 104 |
| 六言四句 .....  | 111 |
| 七言四句 .....  | 112 |
| 五言八句 .....  | 120 |
| 七言八句 .....  | 124 |
| 李氏焚书跋 ..... | 126 |

## 增补

|           |     |
|-----------|-----|
| 增补一 ..... | 128 |
| 增补二 ..... | 143 |

## 【藏书导读】

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凝一生心血之作；一位以七十高龄在狱中自刎的思想家最杰出的著作；一位以特立卓行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的悲剧人物凄怆之作；一部不容于当世而屡被禁止之作；一部牺牲自我的著作。“李氏《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焚书》是一部诗文集，全书共分六卷，包括《书答》、《杂述》、《读史》及诗歌几个部分。貌似纷杂，其实经过有意识的选择。如书信部分，大多为与人往还论学之作。正如作者在《答焦漪园》中说：“《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因而可以说，这是一部多方面反映作者的政治、哲学及社会思想的著作，是了解李贽思想学说的基本资料。

《焚书》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和批判精神。反对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传统的禁锢，提倡独立思考，主张每个人都有从自身生活体验来认识真理的能力和权力。李贽不为世俗所容，死于非命；《焚书》不能为世所容，一再禁毁，实在是中国的悲剧。

李卓吾自刻自藏此书。

## 【名家导引】

李贽（公元1527年—1602年），号卓吾，又号宏甫、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少年读书，即不喜当时作为科举文章依据的朱熹所注经书，深以为怪。勉强应试，考中举人，即不再应进士考试，二十多年间，历任各种低微官职，最后任云南姚安太安。因厌恶官场生活，五十四岁时辞官。不愿还乡，恐为家族所累，客游于湖北黄安、麻城、

武昌等地，著书讲学，广泛交游。李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中年以后接受王守仁学派和禅学的影响，而更趋于尖锐激烈，富于批判精神。他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思想，强调人欲的合理性，肯定“好货好色”是人之常情，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对孔子等所谓“圣贤”的盲目崇拜，主张独立思考，不以前人之是非拘囿今人之思想；对各种封建道德教条，敢于大胆揭露其荒谬或偏颇，对当代的假道学、伪君子，抨击尤为深刻辛辣。在文学方面，主张创作必须从“绝假存真”的“童心”出发，抒写个人的胸怀，并重视戏曲、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他的思想学说，集中代表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市民阶层中产生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传统造成有力的冲击。李贽本人因此受到守旧的统治集团的仇视，被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下狱。在狱中倔强不屈，无所畏惧。后用剃发刀割喉自杀，死前自书一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同时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他一生藏书无数，善写书评，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典籍中，有许多都被标上了“李卓吾藏书”的字样。他既是《焚书》的作者，也是首位私刻收藏的藏书家。



# 焚书卷四

## 杂 述

### 解 经 题

《大佛顶》者，至大而无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顶。至大至高，唯佛为然，故曰《大佛顶》也。夫自古自今，谁不从是《大佛顶》如如而来乎？但鲜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则佛顶在我矣。然何以谓之至大？以无大之可见，故曰至大也。何以谓之至高？以无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见，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修，不能以密证，而欲其决了难矣。岂知此经为了义之密经，此修为证明之密修，此佛为至大至高，不可见，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诸菩萨万行悉从此中流出，无不可见，无不可象，非顽空无用之比也。是以谓之《首楞严》。《首楞严》者，唐言究竟坚固也。究竟坚固不坏，则无死无生，无了不了之人矣。

## 书决疑论前

经可解，不可解。解则通于意表，解则落于言诠。解则不执一定，不执一定即是无定，无定则如走盘之珠，何所不可。解则执定一说，执定一说即是死语，死语则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

此书千言万语，只解得《心经》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两句经耳。经中又不曰“是故空中无色”乎？是故无色者众色之母，众色者无色之色，谓众色即是无色则可，谓众色之外别无无色岂可哉！由此观之，真空者众苦之母，众苦者真空之苦，谓真空能生众苦则可，谓真空不能除灭众苦又岂可哉！盖既能生众苦，则必定能除灭众苦无疑也。众苦炽然生，而真空未尝生；众苦卒然灭，而真空未尝灭。是以谓之极乐法界，证人此者，谓之自在菩萨耳。今以厌苦求乐者谓之三乘，则《心经》所云“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者，皆诳语矣。

十法界以佛界与九界并称，岂可即以娑婆世界为佛界，离此娑婆世界遂无佛界耶？故谓娑婆世界即佛世界可也，谓佛世界不即此娑婆世界亦可也。非厌苦，谁肯发心求乐？非喜于得乐，又谁肯发心以求极乐乎？极乐则自无乐，无乐则自无苦，无挂碍，无恐怖，无颠倒梦想。非有苦，有挂碍，有恐怖，有颠倒，而见以为无也。非有智有得，而见以为无得也。非有因有缘，有苦有集，有灭有道，而强以为无苦、集、灭、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强以为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说，皆无实义。”

未经，言教也。圣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随言随扫，亦恐人执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则愿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为安，执之以为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即便有愿，即便有慈悲。今但恐其不见佛耳，不患其无佛愿，无慈悲心也。有佛而无慈悲大愿者，我未之见也。故有佛，即便有菩萨。佛是体，菩萨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萨是管家人；佛是圣天子，菩萨是百执事。谁能离得？若未见佛而徒兴假慈悲，殆矣！

### 解 经 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即无明。世间有一种不明自己心地者，以为吾之真心如太虚空，无相可得，祇缘色想交杂，昏扰不宁，是以不空耳。必尽空诸所有，然后完吾无相之初，是为空也。夫使空而可为，又安得谓之真空哉！纵然为得空来，亦即是掘地出土之空，如今之所共见太虚空耳，与真空总无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为空；其既也，反以为空之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谓晦暗，即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真空也，遇明白晓了之人，真空即在此明白之中，而真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者，真空亦即在此晦暗之中，而真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吾心真空，特地结起一朵晦暗不明之色，本欲为空，而反为色，是以空未及为而色已暗结矣。故曰：“结暗为色。”于是即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杂吾特地为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盖吾此身原从色想交杂而后有也。

既以妄色妄想相交杂而为身，于是攀缘摇动之妄心日夕屯聚于身内，望尘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于身外，如冲波逐

浪，无有停止，其为昏扰扰相，殆不容以言语形状之矣。是谓心相，非真心也，而以相为心可欤！是自迷也。既迷为心，则必决定以为心在色身之内，必须空却诸扰扰相，而为空之念复起矣。复从为空结色杂想以成吾身，展转受生，无有终极，皆成于为空之一念，始终晦昧之无明故耳。夫既迷为心，是一迷也。复迷谬以为吾之本心即在色身之内，必须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岂知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是皆尽相自然，谁能空之耶？心相既总是真心中所现物，真心岂果在色身之内耶？夫诸相总是吾真心中一点物，即浮沤总是大海中一点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却一点泡，则真心亦可以空却一点相矣，何自迷乎？

比类以观，则晦昧为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真心既已包却色身，洎一切山河虚空大地诸有为相矣，则以相为心，以心为在色身之内，其迷惑又可破也。

### 念佛答问

小大相形，是续鹞短鹤之论也。天地与我同根，谁是胜我者；万物与我为一体，又谁是不如我者。我谓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复觅第一义谛也。如谓念佛及释迦权宜接引之法，则所谓最上一乘者，亦均之为权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谓佛有悟门，曾奈落在第二义，正仰山小释迦吐心吐胆之语。后来中峰和尚谓学道真有悟门，教人百计搜寻，是误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真实怕死与不耳。发念苟真，则悟与不悟皆为戏论，念佛参禅总归大海，无容着唇吻处也。

## 征途与共后语

弱侯之言，盖为未得谓得者发耳。若方子及犹为勇往之时，岂宜以此言进之哉！然吾闻学者未得谓得真不少也，则即进之以此言亦宜。夫世间功名富贵，最易埋没人。余老矣，死在旦夕，犹不免近名之累，况当热闹之场，擦粉涂额以悦于人，而肯究心生死，视人世繁华极乐以为极苦，不容加乎其身，余又安所求于世也？盖生死念头尚未萌动，故世间参禅学道之夫，亦只如此而止矣。则有鼻孔辽天者，亦足奇也，我愿弱侯勿太责之备也。姑置勿论，且摘弱侯叙中语，以与侯商何如？

侯谓声音之道可与禅通，似矣。而引伯牙以为证，谓古不必图谱，今天必硕师，傲然遂自信者，适足以为笑，则余实不然之。夫伯牙于成连，可谓得师矣，按图指授，可谓有谱有法，有古有今矣。伯牙何以终不得也？且使成连而果以图谱硕师为必不可已，则宜穷日夜以教之操，何可移之海滨无人之境，寂寞不见之地，直与世之蒙者等，则又乌用成连先生为也？此道又何与于海，而必之于海然后可得也？尤足怪矣！盖成连有成连之音，虽成连不能授之于弟子；伯牙有伯牙之音，虽伯牙不能必得之于成连。所谓音在于是，偶触而即得者，不可以学人为也。蒙者唯未尝学，故触之即契；伯牙唯学，故至于无所触而后为妙也。设伯牙不至于海，设至海而成连先生独与之偕，亦终不能得矣，唯至于绝海之滨，空洞之野，渺无人迹，而后向之图谱无存，指授无所，硕师无见，凡昔之一切可得而传音，今皆不可复得矣，故乃自得之也。此其道盖出于丝桐之表，指授之外者，而又乌用

成连先生为耶？然则学道者可知矣。明有所不见，一见影而知渠；聪有所不闻，一击竹而成偈：大都皆然，何独蒙师之与伯牙耶？

吾愿子及如蒙师，弱侯如居海上者，于是焉敬以书其后，而题曰《征途与共》以归之。与共者，与共学也。子及以纯甫为可与，故征途日与之共学。倘真可与共，则愿并以此语与之可。

### 批下学上达语

“学以求达”，此语甚不当。既说离下学无上达，则即学即达，即下即上，更无有求达之理矣，而复曰“求达”，何耶？然下学自是下学，上达自是上达，若即下学便以为上达，亦不可也。而乃曰“学以求达”，是果即下学以求达耶，抑别有求达之学耶？若即学求达，当如前诘；若别有求达之学，则剜肉作疮，尤为揠苗之甚矣。故程伯子曰：“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曰“便是”，则是即学即达也。然又曰：“人须是识其真心。”夫真心不可以识识，而可以学求乎”不可以学求，则又是离学而后有达也，故谓学以求达者非也。离学者亦非，即学者亦非，然则夫子何自而上达乎，此颜子所以终身苦孔之达矣。不曰“即学即达”，不曰“离学而达”，亦不曰“学以求过”，而但曰“下学而上达”，何其意圆语圆，令人心领神会而自默识于言意之中也。今观洒扫应对，虽下愚之人亦能之，唯不能达乎其上，是以谓之下学也，是以谓之百姓也，是以谓之鄙夫也，是以谓之凡民也，是以谓之但可使由也。至于精义入神，则自然上达矣。上达，则为聪明圣智，达天德之人矣。是以谓之曰“形而

上”也，谓之曰“可以语上”也，谓之曰“君子上达”也。虽颜子大贤，犹曰“未达一间”，曰“其殆庶几”，况他人哉！则夫子之自谓莫我知，自谓惟天知者，信痛悼之极矣。盖世之学者不是日用而不知，则便是见之为仁智，而能上达者其谁也？夫学至上达，虽圣人有所不知，而凡民又可使知之乎？故曰：“吾有知乎哉。”虽圣人有所不能，而凡民又可使能之乎？故曰：“民鲜能久矣。”民之所以鲁能者，以中庸之不可能也，非弃之也。然则下学者，圣凡之所同。夫凡民既与圣人同其学矣，则谓满街皆是圣人，何不可也？上达者，圣人之所独，则凡见之为仁智，与日用而不知者，总是不达，则总是凡民明矣。然则自颜子而下，皆凡民也。可畏也夫！先圣虽欲不慨叹于由、赐之前可得耶？

### 书方伯雨册叶

楞严，唐言究竟坚固也。究竟坚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坏也，败则归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坏也，散则如风矣。声名非究竟不坏也，天地数终，乾坤易位，古圣昔贤，载籍无存矣，名于何有，声于何寄乎？切须记取此一着子：何物是坚固？何年当究竟？究竟坚固不坏是真实语，是虚谬语？是诳人语，是不诳人语？若诳人，是佛自诳也，安能诳人。千万参取！

### 读若无母寄书

若无母书云：“我一年老一年，八岁守你，你既舍我出家也罢，而今又要远去。你师当日出家，亦待终了父母，才出家去。你今要远去，等我死了还不迟。”若无答云：“近处

住一毫也不曾替得母亲。”母云：“三病两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挂你，你也安心，亦不欠挂我。两不欠挂，彼此俱安。安处就是静处，如何只要远去以求静耶？况秦苏哥从买寺与你以来，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过得，就是道情。莫说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当看顾他。你师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顾儿子，必是他心打不过，才如此做。设使不顾，使他流落不肖，为人笑耻。当此之时，你要修静，果动心耶，不动心耶？若不动心，未有此理；若要动心，又怕人笑，又只隐忍过日。似此不管而不动心，与今管他而动心，孰真孰假，孰优孰劣？如此看来，今时管他，迹若动心，然中心安安妥妥，却是不动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动，然中心隐隐痛痛，却是动心。你试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常住，就是金刚。如何只听人言？只听人言，不查你心，就是被境转了。被境转了，就是你不会安心处。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龙潭不静，要住金刚；金刚不静，更住何处耶？你终日要讲道，我今日与你讲心。你若不信，又且证之你师，如果在境，当住金刚；如果在心，当不必远去矣。你心不静，莫说到金刚，纵到海外，益不静也。”

卓吾子读而感曰：恭喜家有圣母，膝下有真佛。夙夜有心师，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颠扑不可破。回视我辈傍人隔靴搔痒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说食示人，安能饱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耻也。反思向者与公数纸，皆是虚张声势，恐吓愚人，与真情实意何关乎！乞速投之水火，无令圣母看见，说我平生尽是说道理害人去也。又愿若无张挂尔圣母所示一纸，时时令念佛学道人观看，则人人皆晓然去念真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真佛，即是真弥



陀，纵然不念一句“弥陀佛”，阿弥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岂阿弥陀亦少孝行之佛乎？决无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见阿弥陀佛，彼佛当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弥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寻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无必然与我同也，未有闻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 耿楚侗先生传

先生讳定理，字子庸，别号楚侗，诸学士所称八先生是也。诸学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称《楚侗先生传》，何也？夫传者，所以传也。先生初不待传，而此复为传以传之，又何也？盖先生初不待传，而余实不容不为先生传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无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称真才矣。人又乌能为先生传乎？且先生始终以学道为事者也。虽学道，人亦不见其有学道之处，故终日口不论道，然目击而道斯存也。所谓虽不湿衣，时时有润者也。

庄纯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本不知学，而好虚名，故去之。最后得一切平实之旨于太湖，复能收视返听，得黑漆无入无门之旨于心隐，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复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语者，故遂终身不谈，唯与吾兄天台先生讲论于家庭之间而已。’故亦遂以天台为师，天台亦自谓吾之问学虽有所契，然赖吾八弟之力为多。子庸曾问天台云：‘《学》、《庸》、《语》、《孟》，虽同是论学之书，未审何语最切？’天台云：‘圣人人伦之至一语最切。’子庸谓终不若未发之中之一言也。”余当时闻之，似若两件